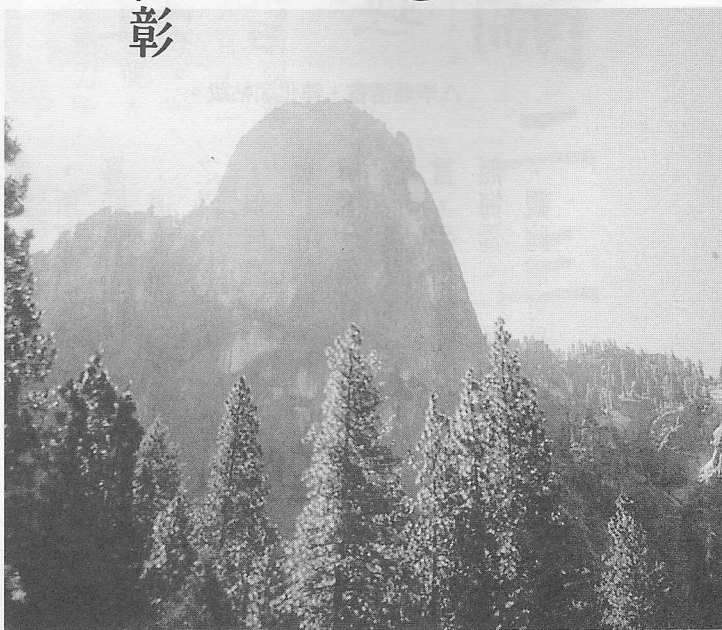


# 生命在微笑(中)

◎朱仁彰



佛陀在涅槃經中告訴他的弟子，要保持自由的思考必須遵守四個原則即「四依」的戒律，尤其我們在修辦道的過程當中也是面對著許許多多的抉擇，不管我們是意氣風發或是逆境現前，修道四依能夠清楚的在人生修辦過程中，樹立一個標準指南。

第一個法則是依法不依人。人們只有崇尚醒覺的思考和

圓滿的真理，才不會造成自我的迷失及知性的退化，我們在求道的當下，三寶講師即明白地告訴我們要好好地跟引師、保師、點傳師好好地修持，這是金線天命要接續好，才不致亂了系統，但當人出了問題，要走到旁門左道時，我們當要以真理（天理對良心），佛法來做為依歸的！

第二個法則是依義不依語

。我們研究學問，人際溝通，重要的是體驗其中的精義，把它變成我們生活的能力，而不在于皮毛表面上做功夫，因為語言本身所要表達的意義是非常限定性的。所以，我們要善聽別人的語意（義），了解並寬恕他人，方能增進彼此間的了解。尤以我們辦事員更當要注意小心才是，因為在修辦過程中，我們的地方領導難免有時

會面有難色，或是語調也可能會到激昂之處，值此，便要善用此法則，傾聽、善聽其語意了！

第三個法則是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我們每個人應追求圓滿的人生，使自己過著恬淡豐足的人生。貪婪和多慾是不了義的思想，追求享福是不了義的行徑。恬淡是了義的態度，布施才是真豐足的根源。

第四個法則是依智不依識。生活必須依賴智慧和創造力，它是人類解決問題的保證，也是維持獨立思考的憑藉，知識是死的，它只是小小的工具，意識是靠不住且容易出錯的！我們一貫弟子更應以妙智慧來引領我們在修辦過程中不致誤入左道旁門！

布施是實現的空間。人生本以服務為目的，而非佔有。那麼，布施，就對象而言是一

種給予和犧牲，但就本人而言卻成爲自我成長和實現的空間。其實布施就在日常生活的當下中去展現的，當我們辛勤的工作，把人侍好，把事做好，把生活過得恬淡喜悅時，我們同時爲自己和別人布施，然而，布施使自己和別人在生活的層面上得到圓滿交會的法喜。

其實好的性情是從布施中培養出來的，因爲布施能消除性情的障礙，開闊性情的柔美和視野。佛經上記載，佛陀弟子之中，解義能力最好的阿難，有一天在一個貧民地區乞食。一位施主對他說：

「我貧窮，不能布施。」

阿難說：

「布施可以使你富有。」

施主說：

「我貧窮到三餐不繼，怎麼能布施呢？」

阿難說：

「那你就把貧窮拿來布施。」

布施使人感到富足和實現的心理回饋，這是心理學家能肯定的。但是怎麼把貧窮拿來布施呢？這是說，如果你奉行布施波羅蜜，你的貧窮之心將隨著布施而消失。而在我們道場中亦然，千萬別因自己職位的高低而以爲比別人矮一截，亦或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因爲眾生平等的啊！

唐朝天台山有一位禪者叫拾得。聽說他是豐干禪師撿回來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拾得。他也樂得接納別人叫他個現成的名字，平常做些不起眼的灑掃打雜工作，別人並不看重他。但是他卻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禪者。有一天，四眾來天台山念戒。拾得真情流露地對著大眾說：「你們聚在一起念戒做什麼呢？」當時，維那厲

色地叱責他胡鬧。捨得便對他

說：「大德且住！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捨得所說的「無瞋」，即是放下自以為是的習氣之後，所產生的謙和與平靜。人只有在謙和閒適時，才可能在觸目遇緣中欣賞人、事、景、物，才可能體悟到別人與我之間，本來是融合無礙的。所以本著不要輕慢於後生晚輩的，因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往往會埋沒智慧的！

禪定是智慧的空間。所謂禪定應如壇經所云的，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當我們在人生的過程中，若能以冷靜、沈著的心來處理事物，則我們通常會說此人有智慧，因為禪定給智慧提供了孕育的空間，咱們修道人常說的五步功夫，

定、靜、安、慮、得，起手便是如此；而且禪者應說是我們修行者，在待人處事，要保持不被境界所牽動的態度，要保持不被貪慾蠱惑的定心，要保持不被冒犯所激怒的平靜，這才叫禪定。

單純是喜悅的空間。單純不但是心理健康的條件，同時也是喜悅自在的根源。所以，一個人若能以單純的態度來待人處世，便能保持喜悅；而單純的心志，更是專注工作和獲得成功的條件。

莊子·應帝王篇裏，講了一則很能發人深省的故事，即北海有一個帝王叫儻（音疏），南海有一個帝王叫忽，條和忽交情很好，經常約定在中間一個帝王渾沌那兒見面。渾沌很單純，他們需要什麼，渾沌就給他們什麼，要做什麼都讓著他們。日子久了，儻和忽很

感激渾沌，便商量要送個禮物給渾沌。但是渾沌什麼也不缺，因為他知足常樂。最後，他們發現渾沌缺少七竅，好讓他們嘗用美味、分辨美色，於是合力為渾沌開竅，一天開鑿一竅，七天開成了兩眼、兩耳、兩個鼻孔和一個嘴巴，結果，渾沌竟然死了。

這是一則以象徵式語言表達的寓言，儻和忽代表著計較眼前的得失而忽略了生命的圓滿，渾沌代表單純與寬容。最後，渾沌被開了七竅以後，竟然死了，那是因為有了七竅之後，使開始有了分別心和計較，所以，渾沌已經不再是渾沌了。

我們自家生命的根頭，真主人也都在求道的當下，已經明明白白地直指人心，把我們生來死去的樞紐全給點明了，我們自當努力不懈，重聖重凡

才是啊！所以單純的人心理平靜，待人和氣，所以無往不利，單純的人性情純淨，所以能保持真正的睿智。

我們應以一體同觀（同觀一體）的胸懷來面對著周遭的一切，無論是道場、職場、家庭皆然，套一句時下流行口語，就是生命共同體啊！不但是族群而已，更應說宇宙甚而三千大千世界均是生命共同體的；在這個宇宙中，萬物同源，相依相存，而且只有一個，在老子中亦有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我們若想在生活得成功，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看出無情所洩露的啟發性。這樣才可能勘破一切煩惱隱晦，掌握光明的人生，在種種經歷之中學到教訓，孕育剔透明睿的智慧。更具體的說，人必須在挫折與失敗之中學會成功的訣竅；要在得意和成功之中學

會謙虛；在順遂際遇中認識生活的無常；在耳聽目遇的色相中發現理則。只有真正懂得無情說法的人，他才可能是一位有創造力，有智慧的覺者。所以宋朝學者蘇東坡居士才說：「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這首詩無非在告訴我們，生活上的事事物物，隨時隨地都在現「廣長舌相」，處處蘊涵著甚深的真理。溪聲或山色給我們空的旋律，表露了自然與圓滿；日常的俗務給予我們精神生活的素材，它形成了生命的智慧；這樣的境界，不更明白地把我們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意義披露無遺了嗎？尤其坤道平日在家中雖然洗衣、洗碗、打掃都是很瑣碎的家務事；然而在我們生活的周遭所生發的林林總總，只要我們能

用正眼觀看，都能發現它所流露的高妙訊息，隨時給我們生動的啟發。而在感動省悟之中，總給自己留下雀躍的歡喜。我們正啜飲著無情所流泌出來的乳汁，使心智不斷地成長，醒悟到不可思議的法界。同修們！是否有感觸啊！因為大道是無情的，所以祂能涵藏生發一切的有情啊！

唐朝洞山良价禪師爲了問法，特地參訪了當時的大師雲巖曇成，一見面便問：

「無情說法聽得到嗎？」

雲巖答道：

「無情說法當然能聽得到。」

洞山又問：

「老師，你聽得到無情說法嗎？」

雲巖說：

「假如我聽得到，我便成爲法身，那麼你就聽不到我說



法了。」（按：所謂法身是指精神生活的本體，它不是語言所能敘述，現象界所以能比喻的，它是菩提自性。這個部份是千百億化身及一切現象的根頭，唯有透過內證與反省才能「看」到它。雲巖所以這麼說，是要引導洞山去看和聽「那個正在說話的自己。」）

洞山還是不解的問：

「那我爲什麼聽不到呢？」

這時雲巖便舉起一隻拂塵，問洞山說：「你聽到了沒有？」洞山說聽不到，於是雲巖說：「我說法，你尙且聽不到，更何況無情說法呢？」

的確不錯，經過老師刻意指點的道理，尙且不容易明白，又何況直接去了解無情說法呢？這時，洞山還是不明白無情說法是什麼，於是又問：「無情說法出自何典？」云巖告訴他說：「《阿彌陀經》上不

是明明白白地說：『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嗎？」

這時洞山恍然大悟，原來無情說法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以沒有成見，沒有偏執的謙沖之情，去聆聽一切事相。就在那聆聽之中，我們孕育了智慧，我們也流露著慈、悲、喜、捨四無量心，這也就是大乘佛法的精妙之處。這時，自己就是如來的覺者了。洞山於是寫了一首偈子說：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洞山所說的「眼處聞聲」，就是不要讓自己的眼睛被視覺的成見所障礙。當然耳朵的聽力，也不能被它的刻板模式所束縛。要全部的躍入，才能體會到整個生命的豐富意義。這種通全完整的把握，頗有完成心理學所說整體認知的意味。

這時，洞山有所領悟了。

您讀到此是否也會會心的微笑呢？因爲，求道的當下，咱們自家生命的真主人，真門戶，都已經明明白白地給指點開來了，爾後當要自家生命當家做主了！還須引保師在咱身旁耳提面命乎！半夜在睡夢中都會偷笑的！雲巖問他：「現在你覺得如何？是不是很高興？」洞山回稟老師說：「那豈止是高興，簡直就像在垃圾堆中發現了珍寶一樣。」對了，當我們明白到這一點，便不難相信禪者對生活的讚嘆：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

因爲隨時隨地都能體會到無情的甚深了義。事事物物對自己都有著無盡的啓發。

（續下期）